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

左編

篡類

漢曹操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嵩本姓夏侯氏嵩生操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操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操乃變易間行東歸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于巳吾是歲中

六年也是時紹屯河內。遷恭瑁屯酸棗。術屯洛陽。伯
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強。紹等莫敢先進。操言舉義兵
以誅暴亂。太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
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
道行之。猶足以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
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
失也。遂引兵西據成臯。操到酸棗。諸將兵十餘萬。日
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之謀曰。諸君聽
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
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

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鎮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
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
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
能用操兵少乃詣揚州募兵得四千餘人進屯河內
二年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遠隔關塞
不知存否幽守牧劉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爲主操曰
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
幼主微弱制于奸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
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是時袁紹代
韓馥爲冀州牧鮑信謂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

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構難。且可據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辟陳留毛玠爲治中從事。玠言于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太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兵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操乘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悽異。扶操上馬。遂引去。

未至營止諸將來與操相見皆怖操乃自力勞軍令
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十
五里操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布救兵至三面掉戰
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中數十合相持急操募勇
陷陣司馬典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
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四面又急韋進當之矢至如
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
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
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會日暮操乃得引去
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饑布糧亦盡各引

作中不
以單書
聚兵

還操還鄧城布到陳氏爲其縣兵所破東屯山陽于
是紹使人說操欲連和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志
程昱止操操從之十月操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
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益
二年春操襲定陶布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操兵
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操乃令婦人守
陣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
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兵屯南十餘里明
日復來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
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竝進大破之操將迎

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
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長奴拒險洪不得進楊奉韓
暹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
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洛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
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
一切不問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于是殺
侍中臺禁尚書馮碩等三人討其罪也封衛將軍董
承等十三人爲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雋爲
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時洛陽殘破董昭等勸操都許
車駕出轅轅而東操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

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于是改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操下，不肯受操。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操拜司空行車騎將軍。中平以來天下亂。難民棄農業。諸軍竝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无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都尉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食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

于峻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操圖備操曰方今收英雄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董卓將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綉領其衆二年春操到宛綉降旣而悔之復反操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操乃引兵還舞陰綉將騎來抄操擊破之綉奔穰與劉表合操謂諸將曰吾降張綉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于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以後不復敗矣遂還許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初操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操自此不復朝見初操爲兗州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也劫

義
魏

誰母弟妻子操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誰頓首
無二心操嘉之爲之流涕旣出遂亡歸及破誰生得
衆爲誰懼操曰夫人孝于親者豈不亦忠于君乎吾
所求也以爲魯相袁紹旣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
十餘萬將進兵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操曰吾知紹
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
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
祇足以爲吾奉也五年春正月初車騎將軍董承等
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誅曹操謀泄操尋殺承
等及其三族操不復朝諸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

分盡
不明

公爭天下者乃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操遂擊劉備。破之，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操，還官渡。紹卒不出，操北救延津。荀攸說操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操乃引兵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迎。敵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

于是渡河追操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陂下使人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人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擒時操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復以爲紹可必勝操從之孫策聞操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爲刺客

所殺初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
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日有
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
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
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
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
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
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
喜乃遣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日夜從
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

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睦元進趙獻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皆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懼紹初聞操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破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等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操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

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軍，皆疑荀攸勸操許之。操曰：「吾攻呂布，表不爲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爲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乃許之。操乃引軍還，冬十一月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婚。尚聞操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叛，尚屯陽平，率其衆降，封爲列侯。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印，送之。操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間略民聚衆，比尚之破，可得自強，以乘我敵也。尚破我，盛何敵之乘乎？操之圍鄴也，譚略甘陵。」

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衆保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下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姦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媿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時三郡烏桓承天下亂破幽州路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已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強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操將

征之鑿渠自呼沱派入水名平虜渠又從洶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將北征三郡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唯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操行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道操從之引軍出虜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車

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卽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操還而康斬送尚。熙等首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北海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高

談清教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
羅而目理甚疎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所
任多剽輕小人至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
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孫等皆備在
席而不與論政曰此民望不可失也時袁曹公孫首
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融自托強國融不聽
而殺之義孫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及夏戰
士餘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
城陷皆奔山東曹操與融有舊徵爲將作大匠融恃
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于

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郊慮有隙慮承操旨奏融昔在河北招合徒眾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與龐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後生大逆不道保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惟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天子聘操三女為貴人少者待年于國十七年立皇子熙等四人為王時許靖在巴郡聞立諸王曰將欲歛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

孟德之謂乎。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操辭甚醜。操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侍中陳群等皆曰。漢祚以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初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爲魏嗣。不患之以車載廢簾內。吳質與之謀。修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簾載。緡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後植以驕縱見疎。修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

關、付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問下，隨問答之。于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遂收殺之。二十五年正月，操至洛陽，庚子，操奔于洛陽，年六十六。幸姬嘗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操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廩，殺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與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心，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顯狗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伏后，諱壽，瑯琊人。大司徒湛之後。父完沈，深有大度，襲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陽安公主，爲侍中，從大駕。

遷長安后特入掖庭爲貴人立爲皇后完遷執金吾
帝尋東歸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于曹陽帝乃潛夜
渡河走六宮皆步行出營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
節令孫徽以刃脇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旣至安
邑御服穿敝唯以棗栗爲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
軍完以敢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
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
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
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
殿中帝不勝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

恩相舍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
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朝請
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
倖累爲請不能得后自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
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乃露泄
操大怒遂逼帝廢后假爲策曰皇后壽得由甲賤登
顯尊極自處椒房二紀于茲旣無任嫺徽音之美又
乏謹身養已之福而陰懷妬害包藏一心弗可以承
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詔其上皇
后聖綬退避中宮遷于他館嗚呼傷哉自壽取之未

致于理爲幸多焉。又以尚書令華歆爲都慮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于坐，后被髮徒跣行，出泣過，訣口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都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醜殺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室族死者百餘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獻穆曹后諱節，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聘以東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于國。十九年，竝拜爲貴人。及伏后一以操書仇一被弑，明年立節爲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

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軛。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爲山陽公夫人。

魏司馬懿

附于孫

諸葛亮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曹操爲司空。聞而辟之。懿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操使人夜往密刺之。懿堅臥不動。操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就職。于是使與太子游處。遙黃門侍郎。尋轉主簿。從討張魯。言于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

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既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操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耶荅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也魏國旣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爲太子所信重與陳群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遷爲軍司馬言于操曰昔箕子陳謀以食

爲首。今天下不耕者二十餘年。萬非經國遠籌也。雖
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操納之。于是務農積穀。國
用豐贍。懿又言。荊州刺史胡修。龐暴。南鄉太守傅芳
驕奢。竝不可居。邊操不之察。及蜀將關羽圍曹仁于
樊。于禁等七軍皆沒。修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焉是
時。漢帝都許昌。操以爲近賊。欲徙河北。懿諫曰。禁等
爲水所沒。非戰守之失。而便遷。旣示敵以弱。又淮河
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疎。羽之得意。權所
不願也。可喻權。令倚其後。則樊圍自解。操從之。權果
遣將呂蒙。西襲羽。公安拔之。羽遂爲蒙所獲。操以荆

不結操之
辭以羞壯
子

州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南冠、皆欲徙之、懿曰、荆楚輕脫、易動難安、關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觀望、今徙其善者、旣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諸亡皆悉復業、及操薨于洛陽、朝夜危懼、懿綱紀喪事、內外肅然、乃奉喪還鄴、操子丕嗣、操懿轉丞相、長史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懿曰、孫權新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爲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爲寇、丕悔之、及丕篡漢、以懿爲御史中丞、黃初六

年天子大興舟師征吳命懿居守內鎮百姓外供軍資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懿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于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從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甸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于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

陳壽本
大魏紀
先事考

而今宣露此殆易之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懿乃
濟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懿
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保恣之，
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
安橋木闌寨以救達。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
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
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
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
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
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于城外爲木柵以自固。」

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懿道攻之旬有六日達陽
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
人振旅還于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焉初申
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場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既
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懿新克捷奉禮求賀皆聽
之懿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于京師又徙
孟達餘衆七千餘家于幽州蜀將姚靜鄭他等帥其
屬七千餘人來降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
隱實屬懿朝于京師天子訪之于懿懿對曰賊以密
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

虜宜計何者爲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
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椿其心夏口東關賊之
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
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破之必矣天子
竝然之復命懿屯于宛大和四年諸葛亮入天水詔
懿西屯長安督永梁二州諸軍事統軍騎將軍張郃
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懿分軍住雍郃爲後
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
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軍
喻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

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泊固然後芟麥吾得
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
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
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懿列陣以待之使將
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
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懿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
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時軍師杜
襲督軍薛彤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爲寇隴右無穀宜
及冬豫運懿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
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

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動矣。于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監治。青龍元年。穿成國渠。築臨晉。坡。溉田數千頃。國以克實焉。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懿節度。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北。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而丈原。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將北渡渭。懿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

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與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懿知其必敗。遣奇兵拘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五百餘人。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俟。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巾幘。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懿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

曾武侯病
平無太白

武于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懿弟孚書問軍事。懿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懿者。懿不敢逼。于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其衆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羨藜懿，使軍士

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疾藜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岍，乃知亮死，淵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糧，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眾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吾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眾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

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于孫權。權亦出兵遙爲聲援。遺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竝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多，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于達，而

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
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
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
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
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固驅之走也夫兵者
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
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
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旣
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撞發矢石雨下
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白襄平城西南流

年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懼淵大懼乃使其所署相
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
等皆斬之檄告淵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
羊而迎之孤爲玉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
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
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攻南圍突
出懿縱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旣入城立
兩標以別新舊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
之以爲京觀僞公卿以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
二千餘人收戶四萬口三十餘萬時有兵士寒凍乞

孺懿兼與之。或曰：幸多故，孺何以賜之？懿曰：孺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遂班師。天子遣使者勞軍于薊，有詔召懿，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懿乃乘追鋒車，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牀，天子執懿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及齊王即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爽以懿年位素高，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陳平舉軌及

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于富貴起此
勢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
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爲重權
不可委之于人下謐爲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
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
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三年奏穿廣渭渠引河入汴
溉東南諸陂始大佃于淮北先是吳遣將諸葛恪屯
皖邊鄙苦之懿欲自擊恪議者多以敵據堅城積穀
欲引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進退不易未見
其便懿曰賊之所長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觀其變若

用其所長棄城奔走此爲廟勝也若敢固守湖水冬
淺船不得行勢必棄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于
是督諸軍擊諸葛恪軍火于舒恪燒積聚棄城而遁
懿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
尺二渠又修諸陂于潁之內地萬餘頃自是淮非倉
庾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七年吳攻
祖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河懿以河南近賊若百
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曰今不能修守河
南而留百姓非長策也懿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則
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

衆之要不可以不審，設令敵人以二萬人斷河水，三萬人與河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祖中，將何以救之？爽不從，卒令還南，賊果襲破祖中，所失萬計。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謚之謀，遷太后于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竝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謚不能禁，于是與爽有隙。五月，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十一人與曹爽爲伎人，爽晏謂懿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懿已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懿。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詐篤疾，使兩侍

婢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皆流出沾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繞屬說年長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可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乃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荊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語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嘉平元年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于

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懿子師爲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懿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懿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于懿曰智囊往矣懿曰爽與範內疏而智不及驚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于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爲周勃矣命大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懿親帥大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上奏爽乃投刀于地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以侯就第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

汝兄弟狃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

子丹與父真之字也

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已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祭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謚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于是收爽義訓晏颺畢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蒯濟曰曹真之動不可以不祀懿不聽初

爽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關奔爽及爽之將歸罪也
芝綜泣諫曰公居伊周之任挾天子仗天威孰敢不
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綜科罪
懿舍之曰以勸事君者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
二千懿謀立楚王彪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
以討之懿潛知其計不聽自帥中軍泛舟沿流九日
而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凌
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耶懿曰以若非折
簡之客故耳即以凌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其
字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逵

仕魏爲豫州刺史封侯卒克述父也凌至項仰鳩而
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
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六月懿寢疾愛賈逵王凌
爲祟甚惡之卒于京師時年七十三

司馬師字子元懿長子也懿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
獨與師潛畫弟昭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旣而使
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
靜內外置陣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初師陰養死士
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初吳
大帝築東興堤以遏巢湖後攻魏淮南敗以內船遂

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夾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魏諸葛誕言于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至是朝議欲貶黜諸將。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于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公休諱葛誕字時司馬昭爲監軍。惟削昭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并力討恪。師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諸郡以爲將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此師過也。非泰之責。于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五年四月大赦。五月諸葛恪圍合肥新城。是

時姜維亦圍狄道師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
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
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或似強而弱不可不察也
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
爾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
之不得進戰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懸軍應恪
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併力于東西方必
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
殆將走矣師曰善乃遣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
道之圍敕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

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恪復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師曰諸葛恪新傳政于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復爲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攻合肥卒如所度師于是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師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斃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乃敕欽督銳卒趨合淪要其歸路儉帥諸將以爲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

萬餘級。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師輔政。師密知之，使舍人王羨以車迎豐，豐見迫，隨羨而至。師數之，豐知禍及，因肆惡言。師怒，遣勇士以刀鋸築殺之。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諷三子廢皇后張氏，因下詔曰：「奸臣李豐等請譖庸回，陰構凶慝，大將軍糾虔天刑，致之誅辟。周勃之克呂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過之？其增邑九千戶，并前四萬。師讓不受。天子以玄、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師亦虞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魏永寧太后。太后下今日皇帝春秋已長。」

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沉媿女德日近倡優縱其醜虐
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序亂男女之節又
爲群小所迫將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廟于是有司以
太牢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群臣從至西掖門師
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臣復忝
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群公卿士遠惟舊典爲社稷深
計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于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
河內之重門是日與群臣議所立師曰方今宇宙未
清二虜爭衡四海之主惟在賢哲彭城王據太祖之
子以賢則神聖明允以年則皇室之長天位至重不

得其才，不足以寧濟。六合與群公奏太后，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諸父子昭穆之序為不次，則明帝之世永無承嗣。東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貴鄉公髦，師固爭不獲，乃從太后令遣使迎高貴鄉公于光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舉趾高師，聞而憂之。二年正月有慧星，見于吳楚之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于壽春討師，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為壇盟于西門之外。各遣子四人質于吳以請救。二月儉飲酈眾六萬渡淮而西，師會公卿謀征討。計朝議多謂可遣諸將擊之。中書侍郎

鍾會勸師自行。戊午師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州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師潛軍銜枚徑造樂嘉與欽相遇。欽子騫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噪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譟而欽不能應。騫退相與引而東。師謂諸將曰欽走矣。命發銳軍以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倫。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傳首京師。欽遂奔吳。淮南平。初

師目有瘤疾，使鑿割之，驚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嘴被敗而左右莫知焉。閏月疾篤，使弟昭總統諸軍，卒于許昌，時年四十八。

司馬昭字子上，師同母弟也。二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淮南，遣子覲爲質于吳，以請救。議者請速伐之，昭曰：誕以母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寇，此爲變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違戾，光武西伐，烈祖明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暫臨戎，使將士得憑天威，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衆擊寡。

獲不克矣。七月奉天子及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荆豫，分取關中遊軍，皆會淮北。師次于項，假廷尉何鎮節使淮南，宣尉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甲戌，昭進軍丘頭。吳使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三萬餘人來救。誕諸將逆擊，不能禦。將軍李廣臨敵不進。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并斬之以徇。八月，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留輜重于都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周泰禦之，異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糧運。苞、泰等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餘卒餒甚，食葛葉而遁。吳人殺異，昭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

吳人殺之適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若其不爾彼當突圍決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昭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石苞王基請攻之昭曰誕之逆謀非一朝一夕也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相濟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游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

天其或者將使同戮吾當以長策縻之但堅守三面
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
可不戰而破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全懌母孫權女
也得罪于吳全端兄子楛及儀奉其母來奔儀兄靜
時在壽春用鍾會計作檄儀書以譎靜靜兄弟五人
帥其衆大降城中大駭三年正月壬寅誕欽等出攻
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
疑二會欽計事與誕忤誕手刃殺欽欽子騫攻誕不
克踰城降以爲將軍封侯使騫巡城而呼昭見城上
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

斬誕夷三族。吳將唐咨等帥其屬皆降。景元元年天子既以昭三世宰輔政非已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僚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于凌雲臺召侍中王沉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

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遂入白太后戒嚴俟旦沉業馳告于昭昭召護軍賈克等爲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克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爲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躡刺之刃出于背天子奔于車中昭召百僚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昭遣其舅荀顗輿致之延于曲室字謂泰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有斬賈克少可以謝天下昭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下于是歸罪成濟而斬之昭遂殺尚書王經昭將伐蜀乃謀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

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
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上下
涇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
勢水陸並進此滅虞取虢吞韓并魏之勢也計蜀戰
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
過五萬今繕姜維于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
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
尾離絕舉大衆以屠城散戍卒以略野劔閣不暇守
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
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鄧艾以爲未有變屢陳異

議昭患之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
于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于
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于武街絕其歸路
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此由破蜀將諸葛
瞻于綿竹斬瞻傳首進軍雒縣禪降昭自爲相國總
百揆表鄧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會潛謀叛逆因密
使潛艾檻車徵艾乙丑昭奉天子西征次于長安是
時魏諸王侯悉在鄴城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事
鎮于鄴追護軍賈克持節督諸軍據漢中鍾會遂反
于蜀監軍衛瓘攻會斬之初魏之伐蜀也西曹屬邵

悌言于昭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昭笑曰取蜀于指
掌而衆人皆言不可惟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
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
爲也卒如所量昭至自長安進爵爲王二年昭卒年
五十五鄭玄孫小同爲關內侯嘗詣昭昭有密疏未
之屏也如厠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昭猶疑
而鴆之卒

諸葛誕瑯琊人也爲吏部郎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爲
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
取以爲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

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私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其淮南將吏士民諸葛誕所脇略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鴛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

武帝炎昭長子也。繼昭為晉王。泰始元年篡魏。國號晉。都洛陽。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

領兵馬。

漢初中下如今天下為一。

當鞞戢千七。刺史分職。皆如漢

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僕射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之後。盜賊群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

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高陽許允既爲文帝昭所殺允子奇爲太常丞帝將有事于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長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平吳之後天下又安遂怠于政術耽于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帝數多內寵復納孫儂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竝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復慮非賈后所生終致危敗遂

與腹心共圖後事，竟用王佑之謀，遣太子毋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竝鎮守要害，以強帝室。又恐楊氏之逼，復以佑爲北軍中侯，以典禁兵。旣而寢疾大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群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少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楊駿秘而不宣，帝復迷亂。楊后輒爲詔，以駿輔政，促亮進發。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意欲見之，有所付託。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篤，中朝之亂實始于此矣。

惠帝東，武帝第二子也。始賴張華等輔政，朝野亦各

安靜後骨肉相殘劉淵等乘釁四起遂有五湖之亂
後因食麩中毒而崩

懷帝熾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兄弟相屠存者三熾其一也
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屬惠帝之時宗室構禍帝冲素自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于時
惠帝崩羊后以于太弟爲嫂不得爲太后催清河王單入已至尚書閣侍中華混等急召太弟卽帝位
在位六年劉聰攻陷洛陽執帝單歸因大會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甚帝遇弒崩于平陽
愍帝鄴武帝孫也襲封秦王永嘉之亂避難入于藍

田雍州刺史賈疋遣兵迎衛達長安承制選置懷帝崩卽帝位建興四年劉曜逼京師雍州刺史麴允與公卿守長安以自固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數十餅允屑爲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遣使送笊于曜乘羊車肉袒銜壁輿觀出降群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曜焚觀受壁帝蒙塵于平陽麴允及群官竝從劉聰假帝光祿大夫懷安侯聰臨殿帝稽首于前麴允伏地慟哭因自殺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歎歔流

弟聽聞而惡之、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丞
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哭聲而泣、尚書郎辛賓
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十八、帝
之繼統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
墻宇頽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叛、署、號、
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
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
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在位四年、

元帝睿、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覲之子也、東海王越之
收兵下邳也、假帝平東將軍、監徐州軍事、越西迎大

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以顧勞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守周顛，刁協等爲腹心，股肱，賈禮名賢，存問風俗，江山歸心，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爲盟主，愍帝卽位，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叛者孫弼于宣城，平杜弢于相州，承制赦荆揚，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刻日進討，群臣因請卽位，都建康，以王導爲謀主，大功未就，而王敦內叛，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帝遂憂憤成疾崩。

明帝紹元帝子也。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廓清大禮，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強本弱枝，雖饗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成帝衍明帝子也。帝少而聰敏，庾亮徵蘇峻，峻遂反，舉兵逼帝遷石頭。庾懌嘗送酒于江州刺史王允之，與犬犬斃，懼而表之。帝怒曰：「犬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藥而死。

海西公奕，哀帝母弟也。哀帝無嗣，帝卽位六年，桓溫自廣陵屯于白石，隨詣闕，因圖廢立，誣帝在藩，風有

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寵，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溫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集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廢奕爲東海王，以王還第。于是百官入太極前殿，即日桓溫使散騎侍郎劉享收帝璽綬，帝着白夾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閤，牀第易誣，乃言帝爲關，遂行廢辱。

簡文帝昱，元帝少子也。海西公旣廢，桓溫迎立之，先

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公廢，及帝登祚，熒惑又入太微，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耶？超曰：桓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超請省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爲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迹其行事，亦以爲赧獻之輩云。

武帝暉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謝安常歎以爲精
理不減先帝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旣而溺于酒
色殆于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于華林
園舉酒祝之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
以年當廢矣吾更屬少者貴人怒因帝醉夜潛使婢
覆以被蒙帝面弑之云因魘暴死

安帝德宗武帝長子也帝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言
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
之篡因此獲全初識云旨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爲
齊代故密使王韶之給帝而泣恭帝以應二帝云

恭帝德文安帝母弟也。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
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
今復何恨？乃書詔，遂遜于瑯琊弟劉裕，以爲零陵王。
居于秣陵。宋永初二年九月，裕使兵人踰垣而入，弑
帝于內方。

編類纂